

烟台故事·苏轼知登州功业①

苏轼赞登州：山海名邦

吴忠波

开栏的话

2025年是苏轼知登州940周年，本报在2024年开设“烟台故事·苏东坡知登州”专栏后，再辟“烟台故事·苏轼登州功业”专栏，继续挖掘苏轼登州任的功业，从而为“仙境海岸 品重烟台”钩沉历史基因，增添人文亮色。

说起苏轼功业，人们可能会想到他自题诗中所说的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其实，那是一段苏轼的人生逆袭，自题诗可以看作是他淡泊名利的自嘲，或彰显个人文化主张的玩味。宋史及后人对他的评价，更看重他作为一代文豪的家国情怀、不俗政绩和人生达观态度。

苏轼功业观体现在他对内心理想的坚守，对历史、政治的感悟。苏轼一生，可谓出入仕途之命、贬谪起伏之途，考过御前制科“百年第一”，任过州府地方官，沦为乌台案犯、边陲小吏，又做过礼部尚书、从二品大员。他的仕途人生，在“苏轼”到“东坡”之间，如钟摆一样不断切换。

从“东坡”恢复到“苏轼”，登州有幸为其提供了很好的台阶，使之东山再起。他从登州被召回京城后，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，短短17个月时间，便从戴罪之身的从八品升到正三品，跃升了12个官阶。登州是苏轼仕途升迁的重要起点，更是他积蓄力量，立朝为民的再出发之地。

苏轼知登州，上任时间虽然只五天，但是从他接到任命到离开登州，前后时间却长达八个月。苏轼在登州的功业，不仅仅有上榷盐、水军两状，还涉及登州胜境定位、风物（海陆空资源）挖掘，还有文脉（文化文艺文学）弘扬。苏轼是历史上登州的名知州（相当于北宋时期的烟威军政首长），登州三贤祠的三贤之一，赢得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苏公祠”的评价。

由此看来，还需纠结苏轼是否是蓬莱人，是否只是“五日登州府”？

苏轼知登州，主要有“四个三”功业，即——

登州胜境三标：山海名邦，人淳贤能，蓬莱仙阁；

登州履职三状：议水军状，罢榷盐状，田募役状；

登州风物三美：海市天象，奇石岛崖，鲍鱼海珍；

登州文脉三评：唐艺四至，绘画四绝，蔡书四家。

苏轼是“仙境文化”的奠基人，是“山海名邦”的首倡者，登州古城是烟台市重要的历史文化根脉，蓬莱阁是海市神话的人文地标。

邂逅苏轼，梦回登州，不论对“品重烟台”定位，还是古城文旅开发，抑或弘扬干事创业精神，苏轼都是那个离不开、绕不过的文化巨人。

元丰八年(1085)孟冬的登州古城，像一位缄默的沧桑老者。城墙楼体被风蚀雨琢，每一片斑驳和每一缕裂痕，都诉说着曾经光鲜与荣耀；每一寸海岸和田垄，都积攒了一夏的阳光和一秋的谷香。

一

北方的凋零与南方的温润，瞬时切换于刚上任的登州知府大人苏轼眼前。

东山再起，青云直上。年近五旬的苏轼登州任职，像柳暗花明又一村，重新焕发了对入仕的满腔热忱。向来高强的办事能力、超凡的从政效率，让他抖擞了精神。这雷厉风行、果敢决断的官风，仿若烈火淬金，源于早年朝廷繁杂吏事的严格磨砺，来自数载州官立朝为民的家国情怀。

“忽登最高塔，眼界穷大千。”苏轼到登州任职，是乌台诗案后的真正复出，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新奇感和自豪感。他治理州务，桌案置“今日事，今日毕”日志，事毕记录，当晚勾销。

即使相较于10年前知密州，他也因时过境迁的坎坷经历而观感升华，有了一份超然。苏轼去哪儿都稀奇，见谁都亲切，登州古城的海山河桥、贩夫走卒都是他心仪的交流对象。从早到晚，他日程虽满却仍未尽兴，最后伴着夜禅，写诗纪胜：“归来记所历，耿耿清不眠。”

幕僚们发现，苏轼大人得闲片刻，也会寄情于诗酒之中，有一刻的逍遥自得。苏轼让好友滕元发做24格、朱红色累子（食盒），不远千里远脚寄递到登州，以备家人踏青之用。此足以说明，苏轼以州为家，是真心可鉴的。遗憾的是，这个累子因他早早离开登州而未能用上。

二

新官上任三把火。苏轼每到一地必读地方史志，了解地域风土人情、历史变迁，并俯身考察民情，从而对州治有一个历史的、客观的定位。这是苏轼州治的基本功，也是作为知州的必修课。

翻开宋版《登州旧经图》的志书，见证古城历史：……唐武德四年(621)，重设牟州，增设登州，属河南道管辖；贞观元年(627)，废牟州、登州；如意元年(692)割莱州之牟平、黄县、文登三县，于牟平复置登州；神龙三年(707)，登州治所迁至黄县的蓬莱镇，遂升蓬莱镇为蓬莱县，废黄县。712年，重置黄县……天宝初年，登州更名为东牟郡，乾元初年又改为登州。宋朝沿袭唐朝，仍为登州建制。

显然，登州的“身世”超出苏轼的预想，悬挂在府衙的区域图，像凝练于尺方之中的地标密码，将登州地处东北、凭负山海、地号极边、利擅渔盐及高山距其前、大海绕其后的图鉴，形象绘出。其后的史料《宋史地理志》载：“登州，上(唐开元18年规定4万户以上为上州)，东牟郡，防御。崇宁(1102-1106)户八万一千二百七十三，口一十七万三千四百八十四。”可见当时登州人口，俨然大州规模。

寻踪老登州境，苏轼深感疆域辽阔、驿通海陆的独特韵味：东西五百六十里，南北一百六十五里。境内外“八到”，如西南至

上都、至东都，正北微东至大海北岸都里镇(今辽东)，东至文登县界大海，南至莱州昌阳县等。以上足以表明，通天达海，跨边越境，其枢纽地位显赫。

登州辖四县，齐地八神中，登州有三神主，且与秦皇汉武联系多多，分别是之罘山“阳主”，成山“日主”，莱山“月主”。其中，《史记》载：始皇二十九年，成山、之罘皆登之。此外，文登东北海中有秦始皇石桥。

苏轼登上城墙，环视城内外诸山，一座座指点方位：府北丹崖山，上有蓬莱阁，奇秀为一郡之胜；西北田横山，相传韩信破齐，于此结寨；府南密神山，贵溪出其东麓；东南羽山，《书》云：“舜殛鲧于羽山。西北沙门岛，六十里海中，海舟行者，必泊此避风。”

一山隔大小两海，一海立南北双山，苏轼有找回“山海版”超然台、雷峰塔的兴奋，他坚信，只有固山城之身躯，控海路之命脉，才能揽商贸出进之利，得军备攻防之胜。

三

巍峨的登州城郭，尽管几经迁建挪移、岁月磨砺，但与苏轼任知州的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环境迥异，其波澜壮阔的山海之韵，气质卓然。其山，具帝王、神仙、日月之气；其海，胜江河湖之宽阔、浩瀚、豪迈。这令见多识广的苏轼也骤增阅历。

晨曦初绽，苏轼沿古城马道而行，古城分东南西北四门，城东门是望仙门，南天门位于上水门西，西面迎恩门，北方下水门。画河为护城河，环绕古城东、北。在苏轼眼里，登州城不大，但古老，规整，仙气十足。

闲暇时，苏轼或徒步行走，或骑马巡视，至刀鱼寨、海岸边，享受波光粼粼和惊涛骇浪。这刀鱼寨位于府城之北，寨内之水由水闸从海中引入，专为停泊战船而建。

史载，宋乾德元年(963)，罢登州都督，庆历二年(1042)，登州郡守郭志高奏置刀鱼巡检。而苏轼受朝廷任命知登州军州事，履行军政大事统管的使命，这无疑为他加强海防建设提供了职务保证。

北宋时，新官上任要给朝廷写谢表，即臣下感谢君主的奏章。对苏轼，这本来是小事一桩，但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。六年前的元丰二年(1079)，由于《湖州谢上表》中含有不当词汇，被小人利用，成为引发“乌台诗案”的导火索。这使得他对上表(启)，不敢再有半点大意。

苏轼为皇帝(含太后)上表，他汲取湖州上表的教训，认真而诚恳，言“自惊縲绁之余，忽有民社之寄。拜恩不次，隕涕何言。”“迂愚之守，没齿不移。废逐之余，归田已幸。岂谓承宣之寄，忽为枯朽之荣。”

四

“登虽小郡，地号极边”“人淳事简，地瘠民贫”，这是苏轼对登州所处地理位置和人文情况的评价。时登州属京东东路，于公元1072年分制，治所仍在青州，登州为七个州之一。其时，登州亦为北宋重要的文化地区，是苏轼眼中的“神仙所宅也”。

在苏轼看来，丹崖山有仙境之阁，宾日楼为寅宾之所，刀鱼寨为御敌之港。后人史载，登州“府僻在东陲，三面距海，利擅鱼

盐，且北指旅顺，则扼辽左之咽喉；南出成山，则控江淮之门户，形险未可轻也”。

苏轼漫步街头，透过旧壁残墙、石坊古巷、陈桥老井等溢出醇亮的包浆，也窥探到古城身世沧桑的基因。这座始建于西汉时期的古城，是汉武帝公元前133年寻神山而不遇，“因筑城以为名”(蓬莱)。鼓楼，相传就是他望海中神山之地。实际上，苏轼对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用人都表示肯定，如在《霍光论》写道：“古之人，惟汉武帝号知人”“莫不获尽其才，而各当其处”“其贤而有功者，莫若汉武帝、唐太宗”。他在登州写下的“茂陵秋风客”《望海》和“落笔已吞吞梦客”《留别登州举人》，都提到了“两客”的汉武帝。

丹崖日宾楼(又称宾日楼)，是日出东方的标志。一日，苏轼携同僚与山川大地、城墙瞭望楼同沐灿烂晨曦之中。他知道，这是先贤对地域“寅宾出日”文化的演绎作品和地标建筑。

他与同僚讲：“寅宾出日”典故出自《尚书》《尧典》篇，描述了尧帝制定历法的情景。尧帝命令羲仲住在东海(登州)的阳谷，恭敬地等待日出，测定太阳升起的时间，以便合理安排农作之事。

夕阳西下，沙门岛的烽烟翻译着异族的情报，古城墙的暮鼓跃动着警示的音符，苏轼站在丹崖山上，朝远处海岛凝眸观影。直到华灯璀璨，苏轼打道回府，官靴与布鞋互动，青石板传递温暖，一幅亲民的画卷掩映于烟火之中。

任职当晚，登州府衙设厅(郡署办公的地方)案上，官箴戒石之旁，苏轼凝思妙笔，《知登州谢表》《登州谢上表》《登州谢两府启》三封谢表(启)，便相继成文。

其中，《登州谢两府启》构思之奇，文笔精妙，岂止是登州概况的情况报告，分明为文化定位的美妙长联：“眷此东州，下临北徼；俗近齐鲁之厚，迹皆秦汉之陈；宾出日于丽旆，山川炳焕；传夕烽於海峤，鼓角清闲。”

五

登州城墙的秦砖汉瓦，虽然驳蚀损伤，但飞檐上的铜铃，仍记忆着齐鲁风韵的温馨回响。苏轼爱登州这个“山海名邦”，发于心而止于笔。他不仅有上表(启)的官方表述，更有向师友真情且炫耀的私下赞语。

苏轼写《罢登州谢杜宿州启》，虽然杜宿州其人，连孔凡礼先生(资深苏学学者)都未考证出二人关系，但以“山海名邦”之名，来定位登州宣传语，却是板上钉钉的。

《罢登州谢杜宿州启》云：“桑榆晚景，忽蒙收录之恩；山海名邦，得窃须臾之乐。”其大意是，我已是垂暮之年，忽蒙受朝廷厚爱，得以收用之恩。登州这个以山海为胜的名邦，幸运地得到片刻的愉悦。

皇皇古城，悠悠大千。历史上的登州，纵有文人墨客都在咀嚼古邑老城，吟诵京东重镇，但却只有苏轼，从烟霞云雾中，从山川海岳里，从人文举止上，来真正读懂并命名了山海名邦。

而在今天，山海名邦被重新定义提出，满怀眷恋与深情，保持底色和基因，该是登州古城、苏轼文化之幸，更是仙境海岸、品重烟台之幸。